

我居住的地方與學校距離 2.2 公里，每天來回一次，走了 21 年，原來走了 20000 公里。早在油塘的年代我已在本校任職，93-94 學年搬到現時的校舍，第一年任教的班級是小四，屈指一算，這班小四學生已是 30 多歲的成年人了。偶然仍會想起他們的口頭禪，他們的頑皮和他們的笑臉。

學生之外，來來回回的更有在電梯、在小巴上遇到的熟悉面口，由於每天上學的時間相若，總會有些人是時常見到，這種陌生的碰面，往往讓我看見他們的成長：從背著書包上學的小學生，變成中學生，然後不用再穿校服，好幾年不碰面的，往往突然見到他們已牽著小孩的手，已為人父母了。

20000 公里是一個來回台北與溫哥華的距離，若當天跟我說要走這樣長的路途，我一定會說不可能。教我想起一位前輩同事，她時常笑笑口地說：「無話做唔到，行落去，就到。」是的，我會繼續走著這段往翠林的路。